



反割台斗争一百一十周年紀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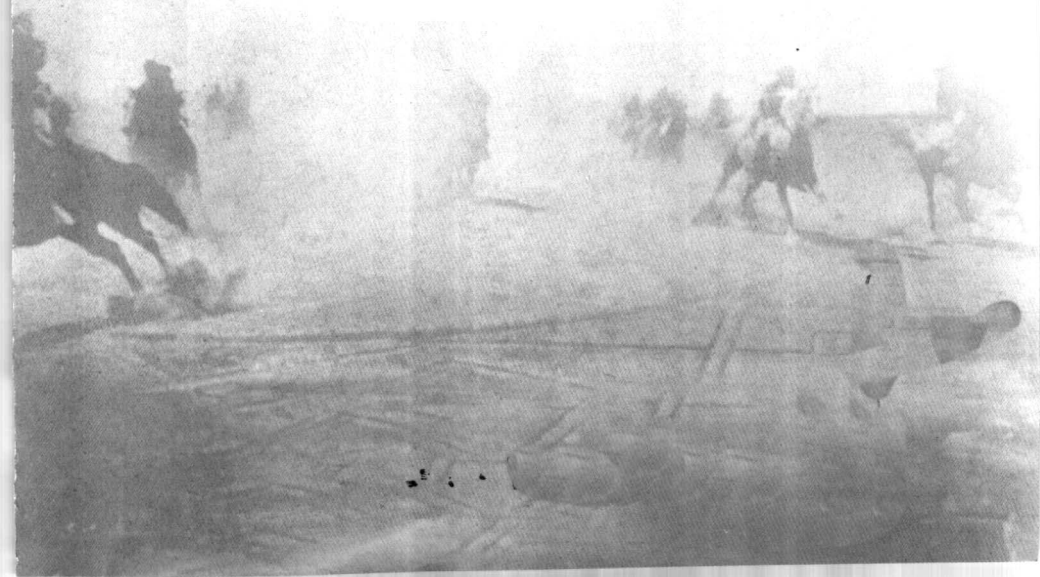
林家品 著
花城出版社

女兵番生

作家画刊

女兵番号生

花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生番女兵

林家品著 .

-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04.7

ISBN 7-5360-4377-5

I. 生 ...

II. 林 ...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77287 号

策划编辑: 关天晔

责任编辑: 殷 慧

技术编辑: 易 平

平面设计: 王 越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江门新华印刷厂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毫米 32 开

印 张 8.875 1 插页

字 数 200,000 字

版 次 2004 年 1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6,000 册

书 号 ISBN 7-5360-4377-5/I·3514

定 价 14.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内容简介

早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前，日本大本营陆军部就提出“要征服台湾，必先征服生番”，遂派出征台正规军，却打着“流亡之辈”旗号。台湾生番的抗日斗争即此开始。及至《马关条约》甫订，日本侵台主力近卫师团在台湾强行登陆，台湾民众纷纷自发组织义民军，写下了反割台斗争与台湾保卫战的悲壮一页……

在与日寇长达七十年之久的斗争中，扑朔迷离的大冈山中有一支生番女兵，她们成为今日寇望山兴叹、无法逾越的一道屏障。即使在任何武器都不能带的情况下，那垂吊在脖子上、用以遮拦乳胸，作为装饰物的树叶，也要置敌于死地……番女炽烈的爱与恨足可惊天地、泣鬼神，以至于五十年前相爱，五十年后同穴，而这五十年的爱，竟只有一夜情……全书将历史与传奇、现实交织为一体，奇人奇事，奇情奇景，跌宕起伏，扣人心弦，且如置于互联网上，与网友娓娓道来，发人深思，独具一格。

目 录

- 引 言 从伊妹儿跳出来的 1
- 附件一 在这个黑夜闯进生番之地的黑短汉，难道就是我后来的先祖？ 8
- 附件二 少女生番猫，会是我的先祖母吗？ 17
- 附件三 台南虎掉进猴闷溪，生番猫坠入峡谷，他们之间，肯定发生了什么 34
- 附件四 进入生番之地的一个汉族女子 62
- 附件五 终于见着了少女姑姑的真面目 89
- 附件六 威风一羽的爱，应该就在他举起短枪的那一瞬间 111
- 附件七 为了后代，靓女就是这样的择偶 130
- 附件八 卑鄙的无赖，也仍然牵掣着情愫 154
- 附件九 美人血制作的“胭脂红”酒和告密者的奇特 196
- 附件十 单说帅哥 222
- 附件十一 至今仍不清楚，活下来的到底是哪个姑姑 237
- 附件十二 两个日本むすめ（少女） 248
- 附 录 网友的部分帖子 272

引言 从伊妹儿跳出来的

发件人: tainanzheng@public.wh.hb.cn

主题: 关于台湾保卫战中的生番女兵……

正文: changshaljp: 虽然我们并不认识, 当然, 网友嘛, “在线何必曾相识”呢! “键盘一敲泯恩仇”。对不对? OK!

你的伊妹儿中之所以突然进出我的东西, 那是你自己引起的, 因为你发了个帖子, 并寻求回答。我见到你所询问之事, 却正好牵涉到我的先祖。我非常感谢在时下这个虚幻的网络世界里, 还有你这么一位网友记挂着当年那段血与火的历史。

(先恭维你几句, 礼多人不怪。)

实在说, 在没见到你的询问之前, 我对自己先祖的这段历史也并不是很在意的, 因为过去的早已经过去, 现在讲究的是如何享受每一天乃至每一个时刻, 就连永恒的爱情也早就不在乎长久, 而只要曾经拥有。有个搞笑的帖子在列举了一系列好吃得不得了的东西后, 突然来了这么一句结尾: 兜里无钱两手空, 想吃啥子也吹灯。“吹灯”就是睡觉做梦去吧。886 (拜拜了)!

无意中见到你在帖子上的询问之后，蓦地触动了我的
一根神经，我不但觉得我应该可以回答你的询问，而且我
开始对自己思想，像我这样的成天只是想着发发短信逗逗
乐，紧跟帖子搞搞笑，上网聊天找美眉，找来找去还是自
己才是最实际的人，是不是真的要成了忘却先祖的不肖子
孙呢？

于是在百无聊赖半慵倦的状况下，我有了去寻找先祖
足迹的念头。可是这个“寻找足迹”又从哪里开始呢？我
想，还是像那些作家一样，去采风吧。

我开始了有关的采风。Changshajp，采风还是爽极
了，它不同于通常的旅游，因为是带了目的去的，是要去
寻找和发现想要得到的东西，使得你格外注意，格外留
神。见着什么都感兴趣。特别是一当有所收获，哪怕只是
小小的一点点收获时，你也会激动不已，仿佛自己真成了
考古专家似的。不过，你可别把我的采风当作是采花呵，
如果谁想到我采风的地方去采花，他可就得小心点！不
信？不信你看到我后面发给你的附件就知道了。花是遍山
开，一朵你也不敢采；花是遍地有，你千万别强扭。嘿
嘿，开个玩笑。

然而，我刚开始做采风的准备时，依然有点心不在
焉，提不起什么精神，总像抽烟的人刚刚戒烟一样神不守
舍。有时我想，我去采哪门子风呢？人家在网上随便发个
帖子，你就觉得是针对你来的，好像你就一定要担负起解
答这段历史的重任一样，真像要铁肩担道义一样，你是那
块料吗？你拿几两银子一个月呵！是不是有点自不量力
呵？虽然有着这个想法，但你提的那个问题，总像和我有
着特殊的某种非同一般的联系似的，催促着我不得不向目
的地出发。这，不知道是不是叫做一种遗传感应呢？！

我就在这种并不坚定的行动中出发了。可是当我一进入仍然残留着古风的神奇的大冈山，那扑面而来的山岚，就紧紧地缠绕着我不肯松开，像要把我裹紧裹严如同粽子似地包裹起来，然后丢进那深邃莫测的幽谷中去，叫“俺老孙”找不着北。正当我略觉惊恐时，一阵山风刮来，将岚气刮得无影无踪，露出一个完完整整毫发无损的我。而刚将“俺老孙”包围着的雾岚，就在对面，仿佛立定似地一动不动。并且，很快我就发现，这大冈山的风不是从山顶往山下刮，而是从山脚下往山顶刮的，你说奇怪不奇怪？！这能够立定不动的雾岚和违背常理的风就不能不使得我的好奇心陡起，精神随着为之一振！

在大冈山一扎下来，哇噻，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讲了。一切于我来说，都是那么古朴的新奇、那么原始的现代、那么悲壮的神秘、那么深邃的赤裸、那么坦然的隐晦、那么清晰的迷惑……原来，原来如此的令人不可思议！

——大冈山之于我，竟有着血脉的联系！

这一发现令我惊诧得浑身的毛孔都张开了。我不但惊诧，甚至有点儿紧张。我不知道我紧张什么，我是希望真正的有着这种血脉联系呢？还是担心真的会有这种血脉联系？我自己都感到有点莫名其妙。但是不管怎样，我开始非常地认真起来。我除了踏勘实地，除了和大冈山的老人们侃大山，听他们讲故事外，还开始详细地查阅有关资料和残存的族谱……渐渐地，我的先祖当年的活动便开始在眼前不停地晃动，终于清晰地联成了一片……

先说《马关条约》的事吧。

1895年，李鸿章在《马关条约》上签字，台湾被割让给日本，而日本侵台主力近卫师团早在交割之前就在台湾基隆东面三貂角强行登陆，发动了侵台战争。因而，那

条约签不签字，其实日本都是一定要侵占台湾的。这一点，你也许不会想到吧？因为早在明治初年，日本政府就制定了详尽的侵台政策。并明确提出：“要征服台湾，必先征服生番”。其征台都督更是发誓：“惟有彻底扫荡生番巢穴，死而后已”。关于从明治初年开始，日本就对台湾的侵略，以及台湾生番的抗击，我在后面会有讲述。这里就说《马关条约》一签订，清皇朝命台湾布政使兼巡抚唐景崧率军民离台内渡。

关于这个离台内渡有两种资料，一种资料是说清政府命令唐景崧只率文武官员内渡，另一种资料则说是命令唐景崧不仅是率文武官员内渡，而是凡有愿意跟随的老百姓也一并内渡，这就有点像当年刘备在新野带着老百姓一起逃难的味道。

这两种资料不管哪一种准确，台湾民众反正是没走，他们誓不屈服，决定自主抗日。台湾民众抱定的决心是：“桑梓之地，义与存亡”、“一律预备与倭人决一死战”。一方面是台北人民罢市抗议，宣告饷银不准运出，税收留供抗日；一方面纷纷自发组织义民军，并公推唐景崧为台湾总统领，抵抗日本人的进攻。

这位唐景崧是广西人。赫赫有名的刘永福黑旗军，就是被他说服与越南一道抗击法国侵略军，并后来接受清政府饷银援越抗法的。在1884年的中法战争中，他曾亲率景字营参战，而且很杀出了些威名。他是进士出身，当过吏部主事，可谓是文武全才。中法战争后任福建台湾道、台湾布政使，署台湾巡抚。在对待日本倭人的侵略上，他本也是主战派，中日甲午战争一爆发，他就积极策划台湾防务，准备御敌于岛外。在《马关条约》签订后亦反对割让台湾，并筹措抗敌。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台湾民众公推

他领导抗日。但在清政府的“内渡”命令下，当基隆被日军的大炮攻陷后，他把大小官员用船载往大陆，随后卷款微服乘外轮逃到了厦门。台北竟不战而失。唐景崧著有《请缨日记》一书，可见他还是想抵抗的，但“难违天命”，最终还是只能被台湾人唾骂。

唐景崧跑了后，原黑旗军统帅、曾在越南令法国军队丧胆，论功升为越南三宣正提督，封一等男，时任台南守将、帮办台湾军务刘永福为台湾民众共同推举为军统，担负起守卫台湾的重任。

刘永福也是广西人。他在抗击法军时，曾设伏诱斩法军头目安邨，覆其全军；击毙法军将领李威利；又取得过名扬中外的临洮大捷。他率领的黑旗军在中法战争之后，曾被清政府一再裁撤，由三千之众削减到区区三百。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他之所以能受命帮办台湾军务，率黑旗军渡台，担任台南守将，并使黑旗军增募扩展至八营，大概与唐景崧也有关。但在唐景崧逃走后，他并未动摇，毅然“临危受命”。只不过这个“命”不是朝廷颁发的，而是台湾民众的拥戴。

刘永福驻守安平炮台，亲手开炮，击退日舰，台民士气大振，纷纷投军效命。刘永福任命徐骧为民团团长，率军火速支援新竹，但援军在半路即得知新竹失守、守将杨紫云阵亡的消息，于是退守大甲溪，设伏夹击，重创日军，取得了大甲溪保卫战的胜利……继而抗日义军集中力量，在彰化城东八卦山击毙号称最精锐的近卫师团 1000 多人，打死少将旅团长……

正当刘永福一面筹防，一面组织反击，并收复云林等地，抗战声势日盛之际，清政府却严令内陆官民“不得丝毫接济台南”，不准内陆为台湾供应一枪一弹，一粮一

草。抗日将士在将缴获的弹药用尽之后，仍然凭借抬枪、土枪、长矛抗击具有新式装备的日军精锐师团。嘉义之战、曾文溪之战，均给了日军以严厉的打击。10月19日，日军海陆夹攻台南，台南爱国军民拼死抵抗，弹尽粮绝，黑旗军也牺牲殆尽。刘永福在绝望中乘英国商轮内渡厦门……台湾人面临的仍然只能是悲剧。

悲剧虽然在和日本人一开战时便已注定，但日本人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台湾军民大小百余战，日军精锐近卫师团被歼灭过半，师团长中将能久亲王和旅团长少将山根信成均被击毙，日军伤亡5000多人，加上被拖垮病亡者二万多人，损失总数将近侵台人数的一半。

是年11月，日本宣布台湾“平定”，并拟在次年元旦搞“大庆贺”。但台湾义军于当年12月围攻宜兰城；次年1月又袭击台北。在此后日本统治的50年中，义军的反抗斗争一直没有停止。

我的先祖们，就是在这壮烈的悲剧中，以大冈山为舞台，演绎着他们的特定角色，演绎出了那不可思议的一幕。

Changshaljp，好感谢你的帖子。谁说帖子发的都是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呢，如果没有你的帖子，我是不可能去大冈山的，不去大冈山，又怎么知道这一切呢？又怎么会重提这段历史呢？我又怎么会将这一切写出来呢？你也没想到你发的帖子会有这么大的“威力”吧？可爱的帖子，伟大的帖子，让我Kiss你吧！

现在我坐在电脑前敲着键盘，开始了对这不可思议的一幕的记述，我打算写一段，就通过伊妹儿发给你一段，你可要认真地看呵！你先看完后，我再到网上发布，看看网友们是如何评价的。网友们肯定是说什么的都有。不过

反正是在网上，谁也不知道我是谁，管他的呢！好了，现在就请你打开附件吧，我的先祖的活动已经开始了。

附件一 在这个黑夜里闯进生番之地的 黑短汉，难道就是我后来的 先祖？

静悄悄的黑夜里，闪过一阵马蹄的叩击声。

马蹄叩击着无涯的黑夜，始是如同轻敲的鼓点，清脆而又沉稳；渐而如同鼓钹齐鸣，卷起一阵一阵的激越。

马蹄声远了，留下的仍是梦境般的寂静。

蓦然，又响起一阵马蹄声，比先前的更急促，翻碗碟儿似的紧追着远去的马蹄声。

马蹄踏开了梦一般神秘的山林，月亮把微茫的光线从叶隙枝缝间洒将下去，窥见了洪荒的古树，蟠曲的老藤，幽邃的深谷，陡峭的峡壁……

最先踏入山林的是一匹高大的青鬃马。青鬃马跑着跑着，竟也像进入了梦境，它微微地喷着响鼻，嗅着四周的空气，步子慢了下来，甚至有点摇摇晃晃，像喝醉了酒。

青鬃马上，骑着一个头绕黑布，身穿黑色短衣，腿缠黑色裹布，足蹬草鞋的黑短汉。黑短汉的腰间扎着一根银色的腰带，腰带上，左边挂着一把腰刀，右边插着标枪。在稀稀疏疏的月光下，那腰带如同一条蟒蛇的鳞片熠熠闪光。

四周充溢着野花的芳香，香得令人头晕，一阵剧烈的

山风吹过，树木发出奇异的怪吼，一阵紧似一阵，令人毛骨悚然。撩起那风尾儿一闻，竟充满了血腥气味。

黑短汉双腿不断地磕着马肚子，催促着青鬃马快跑。他要去的方，是被当地人都视为畏途的生番之地——不但神奇，而且诡秘，飘荡着许许多多变幻不定的雾一样故事的大冈山。

就说穿行在洪荒的古树、蟠曲的老藤、幽邃的深谷、陡峭的峡壁间吧，时而有飞瀑砉砉，让人感到振奋；但你的振奋还刚开始，却有怪鸟蓦地发出一声尖鸣，便要使你寒毛直竖。

欣喜与恐怖并存，大概就是大冈山的魅力。

这位黑短汉，他深夜闯进这大冈山来干什么呢？莫非是要在这大冈山雾一样的故事中找到他自己的故事？但黑短汉显然是一介武夫，他不可能产生莫须有的浪漫。然而，世上的许多事情就是这样，似乎是不可能产生的，它偏偏就产生了。而期望着要产生的，却怎么也不产生。

大冈山，将使这一介武夫黑短汉创造出令他的后裔们阐释不已的英雄和风流交加的事件。

当然，他自己决不会想到。就如同他胯下的坐骑不会想到竟能度过已经面临的生死一劫。

“唉——”

黑短汉胯下的青鬃马一声长嘶，扬起前蹄，在空中踢抖着，身子人立，止住了脚步，再也不肯往前。

青鬃马闻到了死亡的气息。

一条清涧横在马的面前。

死亡往往隐藏在美丽后面，因为清涧里流水淙淙，如琴如瑟，优雅动听；涧滩上砂石闪烁，晶莹璀璨，是一幅美的画面。

人往往不知道隐藏在美丽后面的危险，而作为畜生的马却知道。

涧宽不过丈余，按照青鬃马的马力，只需一跃就能过去，可是任凭黑短汉紧夹马肚，那马就是不肯向前，反倒往后缩，连鬃毛都竖了起来，浑身如打战般筛抖个不停。

马不会说话，它只能显示身体或行动的语言。

人会说话，于是黑短汉狠狠地骂了一声：

“妈的，碰见鬼了！”

不知他是骂自己的坐骑还是骂那美丽的清涧，他如果是骂坐骑，青鬃马则反正是任凭他骂了，反正是不肯向前了。黑短汉无奈，只得跳下马，欲牵马过涧，可被牵着的青鬃马仍是一个劲地往后缩，且嘶叫声中充满了战栗的惊恐。

战栗的惊恐使得黑短汉对美丽的清涧不能不产生了些许怀疑，难道是这清涧里有什么鬼不成？他决意亲自下涧去看个究竟。

黑短汉虽然长得一副鲁莽相，但遇事并不鲁莽，就连胯下坐骑的意愿，他也表示了充分的尊重。青鬃马不肯过涧，他就自己下涧。

黑短汉将马缰往涧边一株半倒的古树上随意一绕，提腿就往涧下跳。

黑短汉在涧底刚一落脚，只见一道白光一闪，夹带着一阵腥风直往他脚下卷来。黑短汉喊声不好，紧缩身子就地往上一跳，躲过那道白光。那白光一扫未中，急急地转了一个圈，朝黑短汉盘旋而来，黑短汉双脚一蹬，往右侧蹿出数步，只听得“啪”的一声巨响，盘旋而来的白光倏地扫出一道尾线，黑短汉已来不及躲闪，索性伸出双臂挡住那道疾扫而来的白光，只听得“啪”的一声巨响，黑短

汉双臂竟如同被钢鞭击中一般，尽管他内力过人，仍不免趔趄了一下，他顺势单腿跪地，抽出腰刀，以“虎落平阳”之势，往下便砍。

武功中究竟有没有“虎落平阳”这一招呢？不清楚。反正被尊为大师所著的武侠小说中写的不少武功大师的招数也是大师自己编出来的，只有真正习武的人自己知道。但黑短汉这一招势就跟虎落平阳差不多，因为这“虎落平阳”虽是要“被犬欺”了，但在“刚落”之时，却是威力无比的绝招。他这一刀下去，不仅将扫来的白光砍断，而且直砍进沙砾，但见白光断处，立时飚出泻瀑般的红焰，断了一截的白光晃动着又朝他卷来，他挥刀一阵猛砍，那白光才渐渐散开了，松软了，瘫在地上了，喷出一股一股殷红的血柱。

黑短汉唏嘘了一声，将刀挂进腰带，还未等他转身，又一道凉气从涧底直往他面门冲来。黑短汉已来不及躲避，就势往后仰倒，背抵住涧岸，一条又粗又滑的“绞索”已往他身上缠来，一挨着身子，那“绞索”倏地变得铁棍样硬。黑短汉无法取刀，举双手就勒住“绞索”，猛地往沙滩上一滚，他一滚动时，“绞索”立时像捆绑树木一样将他一圈一圈缠紧，黑短汉使出“灰蝶凌空”之招，全身陡然涨大，又倏地缩小，想从“绞索”的圈缠中溜脱出去，那“绞索”却随之涨大，也随之缩小，将缠住的黑短汉翻滚起来。这一翻滚，如同刮起了一阵旋风，但见涧底枯叶翻飞，沙石横扫，横扫的沙石击打在翻飞的枯叶上，“噼里啪啦”响成一片。

被拴在涧岸古树上的青鬃马除了被惊吓得“唉——唉”嘶鸣，发出一声又一声绝望的惨叫外，它别无能力。它挣脱了随意绕在古树上的缰绳，它完全可以拼命逃窜

了，但忠于主人的它不愿自寻生路，它只是不停地炮着蹶子，表示着它在惊恐之余的雄性之威，也表示着对主人的声援。

青鬃马的蹶子炮得尘土飞扬。

除此之外，它还能为主人做什么呢？它只能盼着主人胜利，盼着主人平安地从涧底上来，重新骑到它的背上。于人来说，这不叫奴性，这叫忠诚。这叫友谊。这是生死之交。

青鬃马之所以能够如此，除了它天生就有着服从主人，有着舍主人其谁的本性外，是与它所受的教育分不开的。它是天然品质加人工培育，是从小就被人喂养呵护，后来又经过训练，专为供人驱使而培养出来的。它的教育以丧失野性的自由而开始，以接受人为的束缚而告终。尽管如此，主人仍然从来不解除它们的羁绊，纵然如刚才主人下到涧里去的那么短暂的时间，也要将它的缰绳挽在树干上。而它即使已经挣脱了缰绳，它也不愿独自离去。

当然，青鬃马如果离开主人，它又会有什么下场呢？它很快就会被大冈山的迷雾吞噬，成为大冈山毒蛇猛兽的腹中之物。或者成为另一个人胯下的驯服坐骑。与其是，它又有什么理由“叛逃”呢？这就如同那些要当汉奸的人，有一部电影中的人物说，当汉奸有什么好？

寂静的山林因这突然发生的一幕而愈发恐怖狰狞。

黑短汉在随着“绞索”翻滚之际，挂在腰带右边的标枪梗痛了他的身子也提醒了他，他忙腾出右手，也不抽出标枪，就把那标枪头狠命地往“绞索”上一戳，用尽全身力气往里压。

缠紧来的“绞索”慢慢地松开了。

黑短汉松了一口气，赶紧爬上涧，才觉得全身已松垮